



评·品集

曹志培 /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曹 军 / 作

评·品集

曹志培 /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评·品集/曹志培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 1
ISBN 978-7-5650-1221-1

I. ①评… II. ①曹… III. ①文艺评论—文集 IV. 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6199 号

评 · 品 集

曹志培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印 张	12.75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字 数	331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221-1

定价: 35.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自序

有位文化名人说过：出书要早，这是经验之谈。文人最大嗜好是“出名”，谁都难免俗。“早出书”，即是“早出名”的同义词。可我没有把握住时机，文章写了一些，都陆陆续续发了，慢吞吞地分类、编排，直到退休，直到年进古稀，才出第一本集子《评·品集》。看来出名无望，出名也无用了。仅作参考，自慰罢了。

在我考入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科时，终身的专业目标：文学评论，已确定无疑。可短短的两年时间，正是高校反右斗争高潮；大跃进、大炼钢铁如火如荼；定额写诗与除“四害”战果须每天一报；批资产阶级法权，专题学术讨论也紧锣密鼓。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与研究成果，我几乎争分夺秒地投入专业阅读，毕业时，只能算沾了点文学的皮毛。

我以为学历的概念，除名牌大学熏陶，名教授指点和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外，最终还要落实在学术成果和专业份额占有上。一个人的学术专业可以学两年、四年、六年甚至更多些。但这与学术专业终身目标比，入门的专业时间，仍是短暂的。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所有的大家、大师都是“自学成材”，而不是哪位神师高人手把手地教出来的，更不是“最牛”的大学人材“流水线”上组装出来的。所谓“做学问”，恰是钱钟书所言“耐得住寂寞”，要有“把冷板凳坐热”的精神。

我庆幸自己刚走出校门，于省城做了十多年中学语文教师，后又做了十几年报纸副刊编辑。这两个岗位，给了我最大的利好是：可以自由支配课余与编务以外的所有时间，进行不间断地专

业自学与写作。个人爱好，能在岗位中互动互补，当是人生中最值得欣慰的一件事了。

1980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节点。全国上下思想解放大讨论，拨乱反正，百业待兴。此时，我调入以“开放”新姿态面世的《合肥晚报》，它是当时安徽唯一的一张四开小报。副刊为综合性文艺副刊，每天一版，由六七个编辑分编文学、艺术、文化类别二十多个栏目。版面有限，能量却大。它成为合肥老一辈作家、学者、艺术家与蓬勃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文学艺术俊才，共同青睐的舞台。为助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新风尚，从报纸需要出发，我于编务外陆陆续续采写两百余篇各类文艺人物专访，为他们艰难的成长与可喜的成果“鼓与呼”。

现在选定的《评·品集》有文学评论、作家访谈及艺苑掠影三部分组成，其中不少文章就是出自副刊不定期的“人物专访”栏目。重印这些记述性文字的初衷，在于有些老一辈文化人虽已离世，但他们曾经不懈与闪亮，仍具当代认知价值；原先一拨英气勃勃的中青年文艺青苗、劲枝，现正玉树临风，星光闪耀。这些文字既是过往的映照，也是一份可追忆的精神留存。

编完第一本集子，内心充满了一股暖意，因为它结集了我曾相识、相知的一群文朋好友，彼此心气相通，在那个值得记忆的解放思想初期，大家同庆新生，共襄发展。

难得的曾经的社会宽松、向上之气，永远值得铭怀！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目 录

自 序	(001)
-----------	-------

文学评论

刘克和他的西藏题材小说	(003)
剪不断 理还乱——读刘克《采桑子》	(013)
希望之歌——评张锲长篇小说《改革者》	(016)
独特的理论建构——评张民权专著《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	(019)
“人性”深层的开掘——读鲁彦周新作《双凤楼》	(022)
生活的回音——许辉的小说世界	(024)
“公仆”与“公事”的幽默——读《夏天的公事》	(026)
为了挽留的记忆——评许辉中篇新作《秋》《红木箱》	(029)
真情的燃烧——读潘军的《独白与手势·白》	(032)
历史的包容 现实的延伸——读完颜海瑞历史小说 《天子娇客》	(034)
漫说白榕散文创作	(037)
心迹的历程——读《刘湘如散文》	(042)
女性世界的纷扰——评铁凝长篇小说《玫瑰门》	(046)
男权标杆下的“愚爱”——读苏童的《妻妾成群》	(051)
三姐妹心态图——评程乃珊《女儿经》	(056)
烛幽发微映理趣——评方道的文论《写作思辨》	(062)
挥斥方遒——读方道新作《散文学综论》	(064)
治水先治人——读陈桂棣的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	(066)
通向险恶的攀援——评舟扬帆中篇小说《步步紧逼》	(069)
都市变奏——读舟扬帆中篇小说《人在边缘》	(072)

“语必关风始动人”——评李夏新作《闲话“贱子”》	(075)
奋翮高飞——读张万舒新作《凤阳的山丘》	(077)
独标秀色——评鲍国刚诗集《含羞草》	(079)
小说创作中的“低文化”倾向——兼评莫言的《丰乳肥臀》	(082)
不洁灵魂的自白——评潘浩泉长篇小说《世纪黄昏》	(086)
难忘的记忆——读曹玉模中篇小说集《远去的鼓声》	(090)
锐气且智慧——读邹人煜杂文集《世态百感》	(093)
绿韵永驻——评方君默诗集《写在树叶上的歌》	(096)
血色的浪花——评袁汝学长篇小说《女人寨》	(098)
小说的脉——漫说中国小说原生态	(101)
观《走向共和》随感	(105)
颜教授家的闹心事——小议《书香门第》悖理情节	(108)
《新四军》的现代版	(110)
杂说《新四军》	(112)
“心之美者”——读潘小平系列散文《现代主妇》	(114)
正气盈天——读作家李海明《蓝剑之光》	(116)
简评薛贤荣的寓言创作	(119)
逼近灵魂的声音——读余林明散文诗集《瞬间的醒悟》	(121)
苦乐一支笔——评电视剧《赵树理》	(124)
观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有感	(127)
书恶昭善——读韩西山《秦桧传》	(130)
家书存照——读沈敏特新作《提前十五年给儿子的信》	(133)
诗情与理性的统一——评王烨诗集《沉默的土地》	(136)
乡情·亲情的呢喃——读王既端的散文	(138)
评宋江酒后诗明志	(141)
笔走留痕——读张万金《生死协议》	(144)
走向成熟（作协贺词）——《青年文学报》创刊寄语	(147)
透亮的通道——读束晓英散文集《春来香异》	(149)
沉重的历史磨道——读长篇历史小说《九传薪火》	(151)
星空的期待——读刘康生诗文集《生命的热流》	(154)

作家访谈

路，要自己走——记女作家王英琦	(159)
永葆一颗年轻的心——访诗人方君默	(168)
方君默先生	(170)
鲁彦周千年之贺	(173)
情牵春色——访诗人严成志	(175)
希望在奋斗中——访祝兴义	(178)
南窗絮语——罗灏白创作剪影	(181)
揽月在天——怀念罗灏白	(183)
人民的歌者——访诗人张万舒	(185)
古歌新韵——访作家曹玉模	(188)
白榕走好.....	(190)
许辉铿锵地走来	(192)
在寂寞中求索——访作家陈桂棣	(195)
话说潘军	(197)
好梦成真——访青年作家潘军	(199)
潘军，跨入新世纪	(201)
袁汝学和他的《女人寨》	(204)
寻求自己的闪光点——作家徐子芳印象	(206)
滚动的手摇车——访青年作家高正文	(208)
透明的戎林	(210)
生活将给予他厚报——访作家温跃渊	(212)
“弹壳”的哨音——诗人牛广进	(214)
低吟浅唱亦合时	(216)
作家，失落在海南	(218)
访青年剧作者吴启泰	(220)
首闯特区的安徽作家——访吴启泰	(222)
刘先平的儿童文学	(224)
农民文友李卫中	(227)

巴金仍活着, 永远……	(229)
拥抱新的文学自觉时代——访文学评论家沈敏特	(232)
教授、作家、打工仔——沈敏特海南行	(236)
胡叔和与《曹禺评传》	(238)
探访胡叔和	(240)
犹期炳烛补蹉跎——访吴孟复教授	(242)
千古兴亡 临风放歌——韩西山与《张孝祥评传》	(244)
治世抒襟抱——访南京大学教授王气中	(246)
远师求真髓——访佐藤一郎教授	(248)
纵横正有凌云笔——访古文论研究者徐寿凯	(250)
钱念孙与他的《文艺演义丛书》	(252)
初识陈建功	(254)
竹屋神聊——访作家叶永烈	(256)
夕阳自有夕阳美——访电影剧作家沈默君	(258)
“女神社”追踪	(260)
知识反刍——吴华宝《趣味语文精选简释》序	(263)
千秋大业——访《汉语大辞典》安大编写组	(265)
他为创造者塑像——访电视剧《心愿》剧作家张承杰	(267)
带露的诗花——科大《星期六的玫瑰》	(269)

艺苑掠影

人勤艺精——访省京剧团演员路大东	(273)
花大姐——访农民剪纸艺人张爱元	(275)
攀高赖天真——访彩塑新人唐路、朱磊	(277)
笑林新枝——访安徽省曲艺团	(279)
叉舞银蛇——访青年杂技演员金永康、金汉华	(281)
天然雅趣——访逍遥津盆景师傅胡祥鹤	(283)
成功之路——访省艺校舞蹈教师张力	(285)
铮铮七弦琴——访古琴师刘赤城	(287)
场外乐章——访著名指挥家曹鹏	(289)

巧夺天工——访木雕师张参忠	(291)
建筑装饰美的新构想——访画家徐欣民	(293)
刀下风韵——访雕塑家程慰慈	(295)
欢乐的锣鼓——访省艺校打击乐师谈守文	(297)
终喜诗魂含笑归——观潘（张）玉良遗作画展	(299)
画苑茼蒿又两枝——记画家杨天序、蒋连碁	(301)
经纬线上的追求——观李元志画展	(303)
艺海求索——安徽书画院画展侧记	(305)
迁想妙得——观杨守炉探新画展	(307)
面向未来——记插图画家刘筱元	(309)
益智博趣——记何文著火花收藏与鉴赏	(311)
翰逸神飞——读刘墨邨书法展	(313)
心血浇灌的花——访“庐阳花布”开拓者张志	(315)
燃烧的情怀——丁梦周书法展	(317)
“深山炼丹”求真神——观王道良画展	(319)
可贵者魂——访画家郑伊农	(321)
寻找自我——观朱墨画展	(323)
碑外记——访环城公园“碑记”作者许有为	(325)
耿立军书艺小识——耿立军书艺	(327)
刀挟雄风——观“江大才版画展”	(329)
“九狮”腾跃——访雕塑家王煦民	(331)
大别山中一画家——观“曹勇画展”	(333)
师其意而不泥其迹——观八人师生国画联展	(335)
为华夏英贤造像——“戴培仁画展”观后	(337)
“扎紧鞋带赶路”——张兆玉书艺小记	(339)
情激著春早——观巢湖国画院作品展	(341)
别样风姿正入时——观“合肥市青年书法家作品展”	(343)
根之艺	(345)
静静的世界——读郭公达山水小品	(347)

各有各的星座——记省化妆师尹新玉	(349)
体坛画才	(356)
满壁缤纷绘晚霞——朱白亭掠影	(358)
神通自在——日本友人田中白步、中平松鹤书艺欣赏	(360)
淡至极处品自高——记青年书法家黄书权	(362)
独标高格——读唐大笠百梅诗画展	(364)
“拾穗者”的收获——书评家田恒铭侧记	(366)
生命的律动——观“董宜峰画展”	(368)
包容·暗合·启示——阜阳南路系列雕塑欣赏	(370)
笔墨蒙养成气候——记书法家王昭干	(372)
营造一片原色的宁静——龚艺岚艺术创作初探	(374)
春光无限笔底来——韩静书艺小识	(376)
李婷与“贾母”	(378)
心高墨意阔——评陈廷友山水画新作	(380)
童真·天趣——读高海国画小品	(382)
高海其人其画（与张苏洲合作）	(384)
宏观探道 微观求真——读画家叶家和水墨新作	(388)
笔疏·意重·情浓——评《叶家和画集》	(390)
任情任性 笔意天成——评《吴国亭绘画精品选》	(392)



文学评论



刘克和他的西藏题材小说

每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提起我省作家刘克，人们自然把他和西藏题材创作连在一起。刘克，安徽合肥人。1928年生，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毕业于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文学系。50年代中期跟随部队进驻西藏，在西藏高原整整生活了17年，亲身参加了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建设新西藏的全过程。1971年回到安徽，后任合肥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近30年来，刘克倾注了全部心血，在藏族生活题材这块丰厚的矿床上，不断拓展深掘。早在50年代，他就创作了中篇小说《新苗》（《西南文艺》）、话剧《1940年的枪声》（《人民文学》）、60年代初又相继创作了《央金》等十多篇短篇小说。《央金》是刘克小说成名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此为名结集出版，这是刘克较早用艺术形象反映西藏农奴悲惨命运的作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克创作热情更高。他几乎每一两年，就有一部有分量的作品问世。电影《丫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1979年小说《飞天》（《十月》1979年）、电影剧本《达赖六世的传说》（《电影创作》1980年第5期）、中篇小说《古碉堡》（《十月》1983年第4期）、《康巴阿公》（《十月》1983年第4期）、《暮巴拉·雾山》（《清明》1986年第六期）等，成为近年来表现西藏生活卓有成就的汉族作家。

刘克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小说世界，《央金》是他早期反映西藏生活短篇小说的结集。这本集子按写作时间顺序，选编了从1957年到1962年近6年间发表的10个短篇，较全面地展现

了自西藏解放到平息叛乱的历史与社会风云变幻、人物命运的生死纠葛，勾勒了近代西藏社会的生活画面。

西藏虽地处僻远，自然气候恶劣，生产力低下，但从16世纪初，许多外国传教士和探险家陆续来到西藏。英、俄帝国主义及印度恶势力，从未停止过虎视与渗透，整个西藏社会是神话与佛教的世界，西藏人的“三界”即天、人间、鬼神的宇宙观，构成了西藏社会独有的庞杂政治结构和文化沉积。

短篇小说《央金》，是写两代人的不同命运，但作家能跳出当时同类小说常用的阶级对立、极度强化的套子，而着力写央金性格潜意识的裂变。虽时隔近30年，现在读来，仍给人亲切、新鲜之感。央金是一位带有几分呆滞而麻木的姑娘，她温顺得不知道抱怨和反抗。当她步入青春期时，木匠扎西顿珠给了她爱情与力量。她不仅陶醉于小伙子宽厚的胸脯，更从他那里知道了厨房以外的很多事。扎西顿珠告诉她获得幸福的唯一出路是“逃跑”，虽九死一生，但这是奴隶既恐惧又向往的出路。后来漫长暗淡的悲苦生活，使她内心萌动着觉醒。当她对土地的憧憬破灭后，她对第二个丈夫说：“……扎西顿珠说对了，应该走！为什么不应该走？”她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改变在老爷皮鞭下奴役生活的强烈愿望，重塑着她的未来，她久压的怒火岩浆般喷发了。于是奴隶主义从这又脏又瘦的女人有力的一击中，感受到仇恨的力量。由此，小说给人以启示，即一切人物与事件都是历史的，而历史的进程是永恒的运动，是一种价值定向的不断更迭。

小说《嘎拉渡口》故事引人入胜，悬念迭起，环环相扣。作品以解放军建造嘎拉渡口桥，寻找木材为主线，写了小骑兵欧阳九的死，引出了一张奇怪的弓。由弓引出了亚射和洛甲泽父子，以及他们家庭存在一个秘密冲突。终于在一天夜里，洛甲泽暴露了狰狞面目：杀死了向解放军透露木材地址的亲父亲。原来，1904年，英国军队入侵西藏后，为建嘎拉渡口的桥，从外国运来了大批木材。因突遇的地震雪崩，全埋入地下，亚射是唯一知道

这个秘密的幸存者。他参加过抗英战争，也曾扒过木材发过横财。外国特务机关一直注视着亚射，亚射为此内心充满了矛盾。可最终是民族意识使他靠拢了解放军，而遭此毒手。歌德曾说：“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多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这个整体说话……”刘克的艺术构思，正是基于亚射的身世、经历，从“整体”上去认识他、把握他、表现他，才写出了这个“丰富统一体”。作家并未把亚射当做英雄来歌颂，但立在我们眼前的却实实在在是一尊闪光的大理石雕塑。

《古城堡上的烽烟》是央金小说集中最长的一篇，无论从作品的容量、框架构筑，还是人物关系的延续，都算得上是现代标准的中篇小说。小说所描写的生活领域，是西藏前进史中，由黑暗到光明转折时期的阵痛与痉挛。虽时间跨度不是太大，但作家所截取的生活时间流程，却是最壮观最富色彩的。它有力地表现了那个时代正义与邪恶、青春与腐朽的搏击。故事从苍姆决逃出地萨尔古堡缘起，尽管贡觉色色阴险残酷，尽管他的皮鞭沾着农奴的斑斑血肉，但追求自由、向往幸福，是在苦难中挣扎的年青姑娘不可遏制的力量源泉。宗教是世界一切民族在其历史的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更是藏族精神文化的主宰。可苍姆决在长期苦难生活中，开始对神的虚幻，对“转世”说，开始怀疑。她的思索是人类前进的必然一步，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可当她来到最圣洁的拉萨，迎接她的是饥肠辘辘，是土登多吉的强奸，她又从梦幻的天堂跌到人间。当然，她作为女人，最后只有嫁男人，在生儿育女的本能中寻求人的唯一快乐。可以说这是生物性使苍姆决与土登多结合在一起。但贫困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纽带，她对土登多吉由恐惧到相知、谅解到相爱，写得那样真切，那样生活化、性格化。刘克的小说，善于用人物曲折、复杂感情和生活的律动力来征服读者，又把更多的笔墨用在痛苦人生和时时处于流动中的世态上。这使他的小说，有着明显的地域、民族特色，有着时代进程的辙印。

“行动即人物”，行动就是故事，就是情节，这是有经验作家写活人物的主要手段。苍姆决和土登多吉之所以活在我们的记忆里，那是他们按着自己的性格逻辑做着一切。他们的爱情在严峻的政治与性格的矛盾中发展着。可严酷的现实是土登多吉又一次被红鼻子藏兵毒打，悲惨地死去；苍姆决被抓回古堡，吃力地点起一片火海。火海宣告着旧制度的毁灭，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当苍姆决走出西藏军区总医院时，紧抱着怀里的孩子大声说：“阿妈找到了幸福！”小说写得从容而流畅，故事波澜起伏。作者着力表现苍姆决的善良、钟情的同时，还注意塑造成了不同经历的女奴所表现的不同性格。和苍姆决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藏兵土登多吉的形象塑造，内蕴丰富、意义深远。土登多吉由仇恨共产党的藏兵，转变为解放军农场工人。他在历史转折关头，拒绝参加叛乱，这是阶级意识的复苏，是历史制动力的显现。小说尾声，这一看似不经意一笔，正是作家独到追求所在。

无疑，刘克的小说集《央金》是一部多色调的藏族人民由痛苦走向新生活的历史画卷。小说鲜明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的农奴的无袖长衫或氍毹毡，而是注重民族性内涵的发掘；表现出他们因历史、地域、经济长期形成的语言、风俗习惯、自然景观，以及由此沉积的文化心理的稳定共同体。尤其是他笔下那些受苦最深、压迫最重的女奴，除央金、苍姆决外，还有巴莎、丫丫、齐美等所表现的勇敢、叛逆精神，为我国当代文学中的妇女艺术形象增添异彩。

作家始终以现实主义特有的历史性与真实性品格，紧紧地把握住时代动荡中各种社会力量在矛盾中的消长，特别是西藏最广大最基本的农奴生存意识与欲念的追求，从而把笔触伸到人生的底蕴，使其作品有着无可争辩的历史文献价值和生活教科书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思想解放的大潮，最先在理论、文艺界勃起。一些在50年代崭露头角的作家，经过了政治大动荡、大